

# 亦复如是

【清】 青城子 著

## 【藏书导读】

《亦复如是》的作者为青城子，青城子即宋永岳，他生于清乾隆二十二年，姚莹在《宋永岳传》中对宋深致赞誉，说宋永岳“为人厚重质挚，读书识大义，好穷物理，精医，所诊无不中……诗古文皆拔俗”。

《亦复如是》文笔流畅简洁，全书偏重写实，大半直书耳闻目睹之事，颇多佳作。如《太史某》写某大史“望子成龙”心切，绘声绘色，《一节母》意在表扬节妇，却揭露了少妇“守节”之苦，《睡和尚》、《钓鱼者》、《山人某》等均为用意深刻的寓言。至于博物之作，在本书中占有较大份量，可以视为此书的一大特色，其中《郁山镇》所记“仙人柜”疑即彝族的悬棺，《海中产珠》中所记采珠之法他书未见，《蒙山》记蒙山茶亭、《松萝茶》记松萝茶事，都为今人所罕闻者。至于所记的医案、药方之多，为其他笔记小说所不及。姚莹赞扬宋永岳“精医”。本书中有些医案、药方近乎荒诞，但其中的多数对今人可能仍有参考价值。总之《亦复如是》有一定的文学性和知识性，是一部具有欣赏价值和认识价值的笔记。

鲁迅绿林书屋曾藏有此书。

## 【名家导引】

鲁迅（~~周树人~~，~~原名周樟寿~~），文学家、思想家和革命家。原名周樟寿，字豫山，后改豫才，学名周树人。笔名除鲁迅外，尚有戛剑生、隋洛文、巴人、越客、孺牛、燕客、越丁、晓角等百余个。浙江绍兴人。

“绿林书屋”是鲁迅在北京时的居室。1908年缘月，鲁迅迁居北京阜成门内三条胡同圆号。在宅后，鲁迅另搭了一间小房，用作书房兼卧室。因凸出于外，人戏称“老虎尾巴”。

鲁迅因支持北京女师大学生运动 ,得罪了“ 正人君子 ” 们 ,北洋政府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和“ 现代评论派 ” 的一些人 ,辱骂鲁迅为“ 学匪 ”。“ 学匪 ”的住处 ,当然是“ 强盗 ” 的巢穴了。“ 强盗 ” ,江湖上别称“ 绿林 ”。鲁迅遂针锋相对 ,把“ 老虎尾巴 ”称之为“ 绿林书屋 ”,既辛辣讽刺了“ 正人君子 ” ,又反映了鲁迅支持学生斗争 ,反对旧礼教的决心。绿林书屋比正室简陋 ,平顶灰色 ,故又名“ 灰棚 ”。此屋虽简朴 ,但颇具匠心 :首先是采光充足 ,开北窗 ,桌子在东壁下 ,上下午都可写作阅读。其次是便于眺望后园的景物《野草·秋夜》中写的 :“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 ,一株是枣树 ,还有一株也是枣树。” 后窗的玻璃上丁丁地响 ,还有许多小飞虫乱撞。” 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名句。鲁迅在绿林书屋中写有《坟》、《华盖集》及《华盖集续编》,创作了《野草》全部和《彷徨》、《朝花夕拾》。鲁迅在这里酝酿成立了以培养青年作家为宗旨的“ 未名社 ” ,积极支持和领导了“ 语丝社 ”的活动 ,主编了《莽原》和《国民新报》副刊 ,还接待了成百上千的来访青年。许广平也是在这里同鲁迅结下了深厚的情谊。现在 ,这所住宅已辟为北京鲁迅故居。

## 序

《亦复如是》者，吾友青城子穷愁无俚之作也。青城子以名诸生，六试乡闈不遇，不得已就九品职，赴粤东候补凡十年始擢升县佐。未得缺即被吏议去官。家无立锥，门可罗雀，于绝无消遣中重理旧业，就其平日之所闻所见者，汇而记之，凡得若干卷。其大致仿《广记》、《志异》诸书体，而说经说史，独抒己见，间中指点，具有深意，无过激语，无毁世语，无儿女喁喁狎昵语，自成一家言，实前人说部所未有。夫使青城子一官株守，则必将鸡鸣而起，听鼓衙参，自大府以下，奔走趋承，至日中犹未毕；幸得上台差委，则又将具行装，觅斧资，风尘心苦，心绪万端。于此而欲伸纸和墨，刻意著作，固断断有所不能。今青城子无其官而有其书，有其书而并传其人。呜呼，青城子亦何幸而得去其官也哉！

嘉庆辛未八月辜芙外史书

# 自序

客问于余曰：天下大矣！古今富矣！而子以一己之所闻，以为天下古今“亦复如是”也，不亦陋乎？余曰：天下古今，亦人我相积之区也。以我置天下古今中，不啻太仓一粟耳！然我之外，皆人也。人各有一我也。以我我者我人；则聚众我以成一我，我且盈天下古今矣。“一己之见闻”云乎哉！何以明其然也？我以我之见闻为见闻不广，以人之见闻为见闻而见闻广；更以人之以人之见闻为见闻者为见闻，而见闻愈广。我以我之意中之见闻为见闻不广，以人之意中之见闻为见闻而见闻广；更以人之以人之意中之见闻为见闻者为见闻，而见闻愈广。臣也而若何忠？子也而若何孝？有是理有是事也。臣也而或不忠，子也而或不孝，无是理有是事也。鬼也而可载于车乎？虎也而可履其尾乎？无是事有是象也。沧海也而桑田矣，桑田也而沧海矣，无是象有是数也。虽然，吾惧其杂也。子曰：“《诗》三百一言以蔽之，曰：思无邪。”朱子云：“其用归于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而已。”客曰：“然则子之始于花声之梦，终于花影之梦，何也？”余曰：此其所以“亦复如是”也。客闻之，俯而思，仰而笑，朗诵《金刚经》曰：应作如是观。

嘉庆十六年岁次辛未仲

秋月青城子书于粤东得月山房

# 卷 一

## 梦境幻变不一

梦境幻变不一，往往在可解不可解之间。嘉庆四年己未冬，余捧檄来粤，寓城内华宁里（一名黄泥巷）。二更就枕，梦中得句至“卖花声断乡关梦”，忽觉，适街头卖花声高唱而过。果梦中闻声得句耶？抑得句闻声骤觉耶？

## 大痴子

大痴子无姓名，善占梦，凡有以梦告者，每以游戏断之，无不奇中。一日，三人同时占梦。其先一人梦猪号鸣圈中，断曰“主有饮食”；第二人梦如前，断曰“宜防口舌”；末一人梦亦如之，断曰“宜含忍，恐被殴辱”。既而三梦皆验。末一人问曰：“吾三人同一梦而应不同，何也？”曰：“圈中猪号鸣，求食也。故主酒食。既食矣而号鸣如故，则主人必置；置又不已，能不挝乎？”其一曰：“余本无是梦，姑托言以给汝，而亦奇验，何也？”曰：“虽无是梦，既已言

之，亦即如梦之矣。”

愚谓此言，煞有至理。盖象从心生，有是心即有是象，有是象即有是理。理在而数亦存乎其中矣。独梦也欤哉！

## 李万胜

李万胜，湖南澧州人，眇一目、跛一足。曾为九溪营步兵。自言：嘉庆三年，湖北教匪滋事，奉调征剿。不意我师失利。方招抚散军，贼匪大队拥至，各鸟兽散。时正与贼遇，无路可逃，自料必死，但战与不战，死等耳。因奋力迎击，虽众寡不敌，尚未大创。有裹红巾者，突出举刀向头劈下，仓猝躲避不及，闻头上轰然一响，即昏迷不知矣。自知已死。须臾神出于舍，见死尸相枕，目击心伤。念家阻千里，死于此地，无人收殓，或填沟壑，或饱狐狸，俱不可知。正感伤间，大风忽起，身体轻飘盘旋如舞杨花，心摇摇荒迷无主；旋即随风卷起，颠倒转侧。默念死后景况，苦至此极；但既已死矣，尚复何言！惟老母在堂无人奉养，自出征后，日日倚门而望；倘闻此凶信，过悲伤生将奈何？念及此放声大哭，身忽沉重，坠于山上，风虽怒号，屹然不动。四顾，见贼匪，每队有一裹红巾者，当先执红旗，导引贼众往各村焚掠。不觉抱恨如火，奋臂大呼曰：“国家养兵原以备，今贼势如此猖獗，竟无一人敢出死力，举兵何为！我虽孤身一人，无可如何，但能杀死红巾者以除首恶，即贼众裔我，亦足快意。”遂提刀下山，竟奔贼众。因行急倾跌，大痛而醒，始知死而复苏也。时贼众已遥，有逃散官兵见

之，用布裹好头伤，负归调养。后伤虽平复，左眼已破，右足已跛，不能供役。主帅见而悯之，仍恤以粮，以贍余年。

嗟呼！观李子此事，生死所关，岂细故哉！忠孝者，天地之正气，得之则生，失之则死；得则虽死而亦生，失则虽生而亦死。李子惟忠孝之气勃发于中而不可遏，故身逢再生，得以终天年而遂乌鸟之情。不然，其不至于骨暴沙砾也几希。

## 符生正道

符生正道，湖南慈利县人，年十二岁，家最贫。父名宏哲，邑庠生，恒游学于外。生与母某氏（偶忘其姓）形影相吊，时复忍饥。一日母疾，无力延医，焦急无奈，寝食俱忘。母忽思食猪肉，但家无半文，无从购得。所居离东阳渡不远，其地有店十余家，内有卖猪肉者。因告母曰：“肉店所素识者，当可赊得。”母曰：“能如此则甚善。特恐人因我家贫，且见汝年幼，不肯赊耳。”生力辩其易。及往，果不允，郁郁而归，见母思肉正切，计无所出，趋至厨房持刀将左大腿上肉割一大块，亦无所苦，当用旧布一条裹好刀口，即细切烹而进之。母问何处得此，诡言乞于某邻，食后疾若失。过数日其母见生步履不甚便，诘问，以偶跌伤对；迫视裤上有血迹，启裤见腿裹以布，干血凝结，语言支吾。疑之，因持杖恐吓曰：“汝不实告，当重杖矣。”生泣曰：“前见母亲思肉，实不能得，因割腿上肉权当猪肉耳。”母闻言投杖起，泣曰：“我不过病中语，有无俱无关紧要，汝何致

怨

割身上肉乎。”生转泣为笑曰：“幸母亲疾愈，腿上肉岂不能复生乎！”后邻里问其病愈之由，莫不嗟叹。因事稍播扬，刀口忽出血杯余，寻愈。人言割股者不可令人知，洵有由也。时县令李公讳约闻其事，查验得实，申详大宪。大宪上达，得邀旌表。此嘉庆十一年事也。

达观察重其行，给以薪米，令其就学，今已游泮矣。余奉旨入覲，告假回籍修墓，得闻其详。符生距余家七十里，未得一见。闻其人甚醇谨云。夫身体发肤受之父母，不敢毁伤。故古之割股者，谓为愚孝则可，谓为纯孝则不可。然以十二岁之童子而割股，事亦罕见。方其割之之时，不过见母思肉甚切，计无所出，以此可以当猪肉则幸甚。安知此为割股，又安计此为身上之肉哉！一片真爱出于情之不自觉，不得仅以愚目之。呜呼，此其所以为孝也。

## 张子正蒙云

张子正蒙云：“声者，形、气相轧而成。两气者，谷响雷声之类。两形者，桴鼓叩击之类。形轧气，羽扇嚅矢之类；气轧形，人声笙簧之类。皆物感之良能，人习而不察耳。”

按：人声笙簧俱出于自然。笙簧声无不同，而人声则五方各不同者，非其本然之声，乃因习而成也。不观诸小儿乎？啼哭声、嬉笑声，虽极南极北，莫不皆同；及稍长，则各肖其本地之音，而迥然各别。使于甫能言之时，南北互易，又南变北音、北变南音，此盖潜移默化、不自知其然而

然者。惟牛、马、羊、豕、鸡、犬之类，别无知识，不能为习所转，一任天机鼓荡，故其声无不同。于此可悟“性相近习相远”之理。

## 喜怒哀乐

喜怒哀乐，情也；此人所固有，不为习所移者。广东、福建诸省，语言颇难解，然笑声、哭声则合天下人如一。虽不知为因何笑、因何哭，但闻其声者，无不知为笑、知为哭也。此亦固有难昧之一证。不但此也，如咳嗽、喷嚏、呻吟等声，即海外各国，罔不从同。盖出于自然，不假作为，虽欲别为一声而不得，古人云：丝不如竹，竹不如肉，谓其渐近自然，殊有至理。

## 王希乔

王希乔性爱静雅，不欲与俗人接，结庐于太湖旁，偕一仆与居。笃志经史，硃黄并下。偶阅小说所载仙姬狐女事类，皆气喷兰麝，咳唾珠玉，色色可入，不无冥想。一夜，时至三更，仆已就寝，生正披阅经史，详加考订。忽闻剥啄声，启视则二女郎，年方破瓜，色皆绝代，各携红纱灯一，前致词曰：“娘子久慕先生芳名，特遣婢奉邀，恳即赓临，幸勿吝玉。”生细询氏族，曰：“先生无烦苦诘，至彼自喻。娘子候久矣，请即同行。”于是二女前导，迤逦行一里许，

林木葱郁，万籁无声。林尽院见，石狮蹲距，高可丈余，门饰兽环，俨然阀阅家也。入门，由回廊绕至堂下，画栋雕甍，规模宏敞。复折而西，生曰：“胡不入？”曰：“娘子故居西园也。”由旁一门入，月映松竹，影交粉墙。过石桥，度莲池，水静无波，翠盖凝露；池上一亭，颜曰“迎春”。屈曲穿太湖石，过息心亭、吟风轩，二女曰：“至矣。”檐宇轩翥，八窗玲珑。启帘入，云母千层，雪瓿一色；架列古书，壁悬名迹；鸛眼则古色斑斓，鼠须则锐锋秀削；犀纹得黝歙之奇，玉屑擅琅玕之美。生凝视徘徊，怀疑莫决。二女笑曰：“先生夙多幻想，已入幻境，又何疑乎？”言未已，忽酷烈淑郁，环佩丁东，垂鬟二小女高擎银烛，一女子年可十八九，冉冉自内出，艳若天人，觉《洛阳赋》尚未足形容万一；延生就宾位坐，敛容曰：“久钦芳仪，未由识韩，今蒙枉顾，实深忭庆。”生曰：“寒峻下士，谬蒙垂青，钧命下临，不胜惶悚。”女曰：“夙闻先生博览经史，必多心解。未审诸史中果谁为最？”生曰：“顷读《资治通鉴》，觉字字精密。”女曰：“《通鉴》自是千古不磨之书，但亦有疏处。如元朔元年，匈奴二万骑入汉，杀辽西太守、略二千余人，围韩安国壁，又入渔阳，雁门云云。韩安国于元光六年为将军，屯渔阳。此云围安国壁，为入渔阳可知。而云‘又入’，非疏而何？”生服其精卓。徐问生曰：“三槐君家故物，凤毛有几？”生曰：“年已三旬，尚未举子，意欲为螟蛉计。”女曰：“闻先生螟蛉语，知错解经也。”生请其说。女曰：“螟蛉乃卵生之物，螟蛉有子，蜾蠃负之。《诗》盖言国君之民，为他人所取尔。说经者误以似字为如似之似，遂附会其说，不知此似字乃似续之似。虽未深究物理，实由未深体《诗》

意也。”生曰：“娘子说史解经出人意表，真发前人所未发。小生孤陋寡闻，久拘蛙见，今闻明训，获益良多。”女曰：“狂谬之论，不唾足矣，乃荷奖誉，足征谦光。先生既肆力经史，想佳构定多，曷举一二以开茅塞。”生即朗诵二艺：一为“谓孔子曰来”一节题文，一为“志至焉、气次焉”二句题文。女曰：“文则佳矣，惜误解也。‘谓孔子曰’节中二‘曰’字，乃阳货心口相商之词，非孔子答也；‘吾将仕矣’乃孔子答词，故以‘孔子曰’别之。至‘气次焉’‘次’字，尤属误解。此‘次’字乃由上‘师’字生出，即《春秋》中‘次于滑’、‘次于郎’、‘次于成’、‘次于聂北’之‘次’。举世愤愤，谁能自求真解！况习举业家，又皆人云亦云，不独先生一人以为然也。”生见其议论风生，齿牙伶俐，愈觉添娇增艳，不禁心荡魂销，直前启曰：“蒙娘子见招，实出意外，今日之遇，亦是宿缘，如不见弃，死且不朽。”旁二女郎赭颜曰：“何物狂奴，唐突至此！”女殊不以介意。生察女无愠意，复进言曰：“倘以形秽不肯见怜，一段机缘未免竟成虚境。”女正色曰：“先生以何者为实在耶？即先生一身，五官百骸俨为己有，霎时间终归于无。以实有者且成虚境，尚欲于情欲缘中觅实在境地耶？先生休矣！”命二女郎持灯导归，仍经原路。及至时已五更矣。端坐凝思，恍如梦寐。明日迹之，景物全非。后举以告人，竟莫测是仙是鬼。或曰：此必炼形之狐，情缘未断，不能空诸所有，故偶示色相。惟道力坚定，不致坠入情欲坑陷耳。或曰：非也。

## 王中立

王中立，澧阳人。性好游，尝之宜兴东湖蓼莪庵。庵故多桂，槎枿轮囷者以百计。时值八月，桂花正开，王遍历兰若，见室内一女子，年约二八，淡妆独行，似贵家女。王遂止不前，久之不出。窥之室内无人，惟壁上题云：“碧玉湾头是妾家，偶随云影访朝霞，坐来凝睇湖光久，两鬓西风落桂花。”不署款，墨迹未干，似方脱稿者。当指以问僧，云向来无有。然则果仙女耶？抑花妖耶？俱不可得而知。

余与王公交最久，亲为余言，云系乾隆五十七年事。

## 山溪之石

山溪之石，每有无数小石附丽杂沙结为一石者，大如杯，中多空，截去一片置案头，贮砚水甚佳。然亦恒有，无足奇也。奇莫奇于刘公万钟所拾之石。渠尝自述少时游戏溪畔，见一石如卵，乃小石附丽而成，形甚可爱，因拾归，朝夕玩弄。其石恒有水自内出，以杯盘盛之，清澈如寒泉；置砚中，顷刻水池即溢，率以为常。每日恒安置杯中，否则水淋漓浸湿他物。是时年甫八岁，从学于龚某先生。因午餐偶忘检点，将石置书上，及饭讫，书已湿透，犹忆书为上《孟》云。无何趋就火烘，先生诘以书湿之由，以小石出水对。先生曰：“有是哉？”索石试之，果然，惊讶曰：“此怪

物也，可碎之。”当即碎破。中空，贮清水，内一小虾，色赤，数跃而死。或谓此石必山川精英凝结而生，得天一真气，乃能生水不竭。内有虾，生气也；虾色赤，阳象也。阴阳相需以呈能，故坎卦中有一阳。今石中赤虾亦即此理。其水非泉非井，自然化生；推其功效，当能润五脏、泽枯槁，清心明目，益寿延年。虽方书不载，可以意会。乃意疑为怪物碎之，惜哉！

嗟乎，天地生材不偶，其仅见之材，必经数十百年氤氲酝酿，始克成形，又必从而护惜之、保全之。成于天者半，成于人者亦半也。或戕贼焉、毁弃焉，则亦与草木同朽矣。此石其小焉者也。

## 汪 某

汪某，逸其名。乾隆某岁，时当大比，为下帷计，读书萧寺。入夜月明如昼，启户眺望，见一老人，貌清古，步履飘飘欲仙，自陈“船泊江岸，玩月闲步，既有同心，正可剧谈”。汪延入佛殿，对坐蒲团，言论风生。汪欲起沦茗，老人曰：“小童应送至。”言未已，两童子各捧一瓯至，饮之芬馥沁心。汪问：“何茗若是之佳也？”老人曰：“冷泉烹蒙顶紫笋耳。”两人谈益豪，时益久。老人曰：“得毋馁乎？”呼童携肴榼来，酒饌应声而至，器具烹饪靡不精腴。汪曰：“快哉此饮！座上惜少佳人耳。”老人即命童召妓。少顷肩舆至，卷帘出，丽人也。酒数巡，妓歌以侑觞，汪大喜。老人曰：“何不吟一诗赠之？”汪方口占，妓出一扇曰：“既蒙青

睐，请书此簪。”汪立挥毫付之。老人曰：“夜深矣”，呼肩輿者饮以余醴，妓告辞。老人亦拱手别。时汪已大醉，上榻酣睡，天明后犹未醒。僧知其事诫曰：“深山穷谷实多妖魅，月夜之游，窃为君危之。”汪自是闭门不敢出矣。

时至七月，汪之金陵，经青溪侧，有女倚门立，一见汪即笑迎请奉茗。汪细视若甚熟者，喜从之。女入内持扇出示曰：“此是尊作否？”汪视之良是，始知即从前夜间在佛殿上陪饮者，因问老人何人，女不知。女问前夜何所，盖已百有余里。女曰：“是夕睡已久，忽有叩门者，云请赴宴。以夜深辞。来使曰肩輿已备，合速去。因草草梳洗应召，顷刻到寺。见相公与老人，皆不识，蒙赐佳章，什袭藏之。不意今日又相遇也！”相与惊诧者久之。

## 中州有五人

中州有五人，意气相投，虽寝食未尝稍离。其姓氏不传。闻皆同年同月同日同时生，不能辨其孰长。谋所以长之者，金曰曷书五字，各拈一以定长幼。于是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列为次第，将纸截作五段，每段上书一字卷作小团，任意拈取，名曰：“拈阄”。内一人拈得“仁”字，齐贺曰：“仁兼四端统万善，君长也。吾等各以次叠序。”内拈得“智”字者进言曰：“以弟愚见，弟宜居长。凡事必先能知而后能行，惟见得亲切，若宜仁、若宜义、若宜礼、若宜信，故能若成仁、若成义、若成礼、若成信。使无智先见之明，君等将安著力乎！”众曰：“是不然。仁、义、礼、信皆有绝

大功用。智则一知之后，无从用力，全凭仁、义、礼、信一副精神去做。做成后，乃成其为仁、为义、为礼、为智、为信、是智不过坐拥虚名安受其成而已。列于信上已属僭越，尚欲多上人乎！”拈“智”字者曰：“兄等之言，敢不佩服？但弟管见似可聊备一说。”众曰：“只宜恪遵古训，不可妄生枝节！”终以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为序云。

## 罗 浮 山

罗浮山在广东惠州府，灵异素著，修真者常居焉。其山产灵药，如黄精、何首乌之类，然多在危岩绝壁间。采药者不能至，每迂道至山顶，用长绳一头系腰、一头系树上，以手握绳，徐徐下采之，采毕仍攀绳上。

黄某，增城县人，家最贫，且多病，应童子试不售，后常入罗浮山采药为糊口计，亦为却病计也。一日采药至山顶，见石壁下白云一缕，滃然而起。俯视壁立万仞，中间突出平石一块，若挂灯然，方广数亩，距山顶约数十丈。云气自石上起，上有二老人各握青草一束，于石上捣之，捣毕团为丸，分吞讫，倏不见。黄异之，意必仙真，壁间当定有洞；欲穷其异，以绳系腰缒而下。随解脱腰上绳，遍阅一无所有。惟石上所捣之药尚余零星，嗅之清香异常，知为灵药，遂收拾团为丸如指大，吞之。时七月初七日，日光甚烈，头若覆火、口欲起烟，正苦炎热，忽然心地清凉、头目爽利，自觉血脉和畅、骨节皆通，细视捣药处有汁浆浸润，伏而舔之，津生满口，味美于回。黄本饥渴交迫，自是非特

不渴，亦且不饥。方欲仍攀绳上，大风忽起，将绳飘舞空际，如游丝无定。及风稍息，不意绳因壁上石棱绊住，横挂不下，望之如古藤附壁。黄形神仓皇，无计可施，呼天叫神，气乏声嘶。寻日暮就昏，倚壁而坐，久之神倦假寐。闻人声惊醒。星月皎洁，银河在天，二老人同翘首仰望，若不知黄。黄亦不敢惊动，屏息以听。其一曰：“今夜世所谓牛女会也。然织女三星自在牵牛之上，主金帛，非在东也。老杜诗云：‘牵牛出河西，织女处其东’，此何说乎？”其一曰：“此老杜随俗之语，然自是误。”其一又曰：“三星既皆在西，则鹊桥之说诞妄可知。而老杜又云：‘牛女年年渡，何曾风浪生’，更属无谓。”其一曰：“此亦老杜随俗相戏之语，未可竟作咏实事观也。”语方竟，其一忽以手指天大惊曰：“五车之北，其最明者非砺石四星乎！砺石如此明，兵戈将起矣。”其一仰首四顾，以手指曰：“岂惟砺石。君不见军市中之野鸡一星乎？光芒动摇，又正临此方，欲无兵灾，不可得也。况大陵中积尸甚明，伫见百里内死尸相枕。今年元旦，风从西方来，已属兵戈之兆，犹疑尚可转移。今星象若此，不出数日乐土将变为战场，奈何！幸天稷明而大岁不至歉为差可喜耳。”嗟叹者久之。黄倾听历历在耳，恐其隐形，掩至长跪，恳求长生之道。其一曰：“人在世上，如鱼游釜中，焉能长生？所争者久暂耳。况名利之心交战于中，不啻添薪益火。即名利两忘，而此欲长生之一念亦与名利等。欲于此求长生，不亦惑乎！”黄复恳求曰：“适食仙人唾弃余药，觉精神顿生。乞再赐少许，则长生可立致矣。”其一曰：“药饵乃疗病之物，却病则有之，延年则未也。”黄以头抢地涕泣曰：“弟子来此，归路已绝，乞仙人见怜。”其一曰：“有来